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魏書卷六十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四十八

韓麒麟 程駿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也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恭宗監國爲東曹主書高宗即位賜爵魯陽男加伏波將軍

父亡在喪有禮邦族稱之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偽境方圖進取宜寛威厚恵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陽之計勍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為守攻之難剋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則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悦後白曜表麒麟為冠軍將軍與房法壽對為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資無乏及白

曜被誅麒麟亦徵還停滯多年高祖時拜給事黄門侍郎乘傳招慰徐兖叛民歸順者四千餘家尋除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沉抑乃表曰齊土自屬偽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動有數百自皇威開

被并職從省守宰闕任不聽土人監督竊惟新人未階
朝宦州郡扃任甚少沉塞者多顧言冠冕輕為去就愚
謂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喆則華族
蒙榮良才獲敘懷德安土庶或在兹朝議從之太和十
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
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畆以勵百姓用能衣食
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
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為治之所先令

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盖一夫不耕或受其飢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餧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昧旦憂勤思恤民瘼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昃不暇食蔑以為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餧之人皆由有司不為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為費實多貴富之家童

妾袪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餔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戸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

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
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
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十二年春卒於官年
五十六遺敕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
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匹其清貧
如此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燕郡公謚曰康
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年十五受道太學後司
空高允奏為秘書郎參著作事中山王叡貴寵當世闕

為文遷秘書中散太和十四年冬卒贈寧遠將軍漁陽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弱冠未能自通侍中崔光舉子熙為清河王懌常侍遷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縁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别蒙賜爵乃以其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父亡居喪有禮子熙為懌所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用及元乂害懌久不得葬子熙為之憂悴屏處田

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終身不仕後靈太后返政以元乂為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摽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曰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國自先皇崩殂陛下沖幼負扆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汙白點黑讒佞是務以元乂皇姨之壻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榮利共結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明明在上赫赫

臨下泥漬自消王質還潔謹案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維遂無罪出為大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維與乂為計豈得全其身命方撫千里王以權在寵家塵謗紛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闔門静守親賓阻絶于時吏部諮稟劉騰奏其弟官郡戍兼補及經内呈為王駁退騰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宫栲闕胡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王之罪莫不俛眉飲氣唯諮是

從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疾為王致死王之忠誠
款篤節義純貞非但蘊藏胷襟實乃形於文翰搜括史
傳撰顯忠録區目十篇分卷二十既欲彰忠心於萬代
豈可為逆亂於一朝乞追遺志足明丹款乂藉寵姻戚
恃握兵馬無君之心實懐皁白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
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之詔一出於乂名藩重地皆其
親黨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王熙本興義兵不圖神
器戮其大逆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為國臣患奚康

生國之猛將盡忠弃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稱數緣
此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朔隴猖狂歷歲為亂荆徐
蠢動職是之由昔趙高秉秦令關東鼎沸今元乂執權
使四方雲擾自古及今竹帛所載賊子亂臣莫此為甚
開逆之始起自宋維成禍之末良由騰矣而令凶徒姦
黨迭相樹置高官厚禄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終身
抑為聖朝懐慙負愧以臣赤心慺慺之見宜梟諸兩觀
洿其舍廬騰合斵棺斬骸沉其五族上謝天人幽隅之

憤下報忠臣冤酷之痛方乃崇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
虎也更傅其翼朝野切齒遐邇扼腕蔓草難除去之宜
盡臣歷覯曠代緬追振古當斷不斷其禍更生況乂猜
忍更居衡要臣中宵九歎竊以寒心實願宸鑒早為之
所臣等潛伏閭閻於玆六載旦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
寂寥呼天無響銜野納肝秦庭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
比今幸遇陛下叡聖親覽萬幾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
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冤毒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

為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乂死尋修國史加寧朔將軍未幾除著作郎又兼司州别駕轉輔國將軍鴻臚少卿建義初兼黄門尋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為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熙友愛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為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肅宗詔遣按檢弼遂大見詰讓爾朱榮之檎葛榮也送至

京師莊帝欲面見數之子熙以為榮既元兇自知必死恐或不避無宜見之爾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恕而不責尋加征虜將軍及邢杲之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而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遂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恕死免官未幾兼尚書吏部郎普泰初除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光禄大夫尋正吏部郎出帝初還領著作郎以奉冊之故封歷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又加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天平初為侍讀又除

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静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給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也論者髙之尋除驃騎將軍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聘王氏為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嫗李氏姦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睦迭相告言歷年不罷子熙因此慙恨遂以發疾興和中孝静欲行釋奠敕子熙為侍講尋卒遺戒不求贈謚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謁

武定初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興宗弟顯宗字茂親性剛直能面折庭諍亦有才學沙
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常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
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
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太和初舉秀才對
策甲科除著作佐郎車駕南討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
顯宗上書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
山竊以為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

省費則傜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鄴是閑隙之時猶編户供奉勞費為劇聖鑒矜愍優吉殷勤爵浹高年賚周鰥寡雖賑普霑今猶恐來夏菜色況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為不少雖調歛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蠶暫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癘疫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輿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傜

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爾如歸其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為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宫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别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刋之範則天下幸甚矣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為陛下不

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於闤闠之内者豈以為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蹶之或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願少垂省察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幾晷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口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頤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

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

下責成唯冕旒垂纊而天下治矣高祖頗納之顯宗又

上言曰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

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

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

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

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

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耻以為臣苟非其

才雖三后之胄自墜於皁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從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為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箠撻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

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多坐盜弃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為無私以仁恕為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内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敕示百寮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為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

武雖曰中興實自創草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
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為盛豈若周漢
出於不得已哉按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邑
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
聖躬所載其為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
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
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
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廝豎之邑

滅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偽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

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齔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

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今士人兒童効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與開伎作宦途得與膏粱華望接閈連甍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感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為疑而闕盛美又曰自南偽相

永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民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疑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為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户少併省今人口既多亦不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為太過在朝

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錦綺僮妾厭粱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給不繼富之謂也愚謂事有可賞則明旨褒揚稱事加賜以勸為善不可以親近之昵猥損天府之儲又曰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而令給其蒲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恣諠嚻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高祖善之後乃啟乞宋王劉昶府諮議參軍事欲立効南境高祖不許高

祖曾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志及在齊詩詠大勝比來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見當更訪之監令校卿才能可居中第又謂程靈虬曰卿比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對曰臣才第短淺猥聞上天至乃比於崔光實為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臣學微才短誠不

敢仰希古人然遭聖明之世覩惟新之禮染翰勒素實錄時事亦未尠於後人昔揚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盎之談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臣之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裨暉日月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覩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慎徽於虞書高祖曰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於堯臣顯宗曰臣聞君不可以獨治故設百官以賛務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高祖曰卿為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

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而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臣優於遷固也高祖哂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高祖曽詔諸官曰自近代已來高甲出身恒有常分朕意一以為可復以為不可宜相與量之李沖對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為欲為膏粱兒地為欲益治贊時高祖曰俱欲為治沖曰若欲為治陛下今日何為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

篤朕是以用之冲曰傅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高祖曰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人耳冲謂諸卿士曰適欲請諸賢救之秘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為援意有所懷不敢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高祖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唯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臣既學識浮淺不能援引古今以證此議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秘書監令之子必為秘書郎頃來為監令者子皆可為不高祖曰

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為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高祖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儁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為本州中正一十一年車駕南伐顯宗為右軍府長史征虜將軍統軍軍次赭陽蕭鸞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高祖詔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

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纓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高祖笑曰如卿此勲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爲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後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勲詔曰顯宗斐然成章甚可怪責進退無檢虧我清風此而不糺或長敝俗可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彝奏免顯宗官詔曰顯宗雖浮矯致愆才

猶可用豈得永棄之也可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效但鄙狠之性不足參華可奪見闕并禁閉訊諸王顯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為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曰賈生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若人跡忽尋兩賢蹤追昔渠閣游策駑厠羣龍如何情願奪飃然獨遠從痛哭去舊國銜淚届新邦哀哉無援民嗷然失侶鴻彼蒼不我聞千里告志同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所作文章頗傳於世景明初追赭陽勲賜爵章武

男

子武華襲除討寇將軍奉朝請太原太守

程駿字驎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坐事流于涼州祖父肇呂光民部尚書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昞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昞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駿謂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駿意以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

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偽生爽性則沖真喪

昞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沮渠牧

犍擢為東宮侍講太延五年世祖平涼遷于京師為司

徒崔浩所知文成踐阼拜著作佐郎未幾遷著作郎為

任城王雲郎中令進箴於王王納而嘉之皇興中除高

密太守尚書李敷奏曰夫君之使臣必須終效駿實史

才方申直筆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請留之數載以成前

籍後授方伯愚以為允書奏從之顯祖屢引駿與論易

老之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又問駿曰
卿年幾何對曰臣六十有一顯祖曰昔太公既老而遭
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而陛下
尊過西伯覬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延興末高麗王璉
求納女於掖庭顯祖許之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
加伏波將軍持節如高麗迎女賜布帛百疋駿至平壤
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險
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

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食

璉欲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顯祖崩乃還拜秘書令初

遷神主於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官例皆賜爵

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以為宜依舊事駿獨以

為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為帝王所貴山河為區夏之重

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必當屬有命於大君之辰展

心力於戰謀之日然後可以應茅土之錫未見預事於

宗廟而獲賞於疆土徒見晉鄭之后以夾輔為至勲吳

鄧之儔以征伐為重績周漢既無文於遠代魏晉亦靡記於往年自皇道開符乾業創統務高三五之規思隆百王之軌罰頻減古賞實增昔時因神主改祔清廟致肅而授羣司以九品之命顯執事以五等之名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當時恩澤豈足為長世之軌乎乖衆之徳伏待罪譴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駿又表曰春秋有云見有禮於其君者若

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所以勸誡將來垂範萬代昔陳恒殺君宣尼請討雖欲晏逆其得已乎今廟算天回七州雲動將水蕩鯨鯢陸掃凶逆然戰貴不陳兵家所美宜先遣劉昶招喻淮南若應聲響悅同心齊舉則長江之險可朝服而濟道成之首可崇朝而懸茍江南之輕薄背劉氏之恩義則曲在彼矣何負神明哉直義檄江南振旅回旆亦足以示救患之大仁揚義風於四海且攻難守易則力懸百倍不

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今天下雖謐方外猶虞拾斉僥倖於西南狂虜伺釁於漠北脱攻不稱心恐兵不卒解兵不卒解則憂慮逾深夫為社稷之計者莫不先於守本臣愚以為觀兵江滸振曜皇威宜特加撫慰秋毫無犯則民知徳信民知徳信則襁負而來襁負而來則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則吴寇異圖寇圖異則禍釁出然後觀釁而動則不晚矣請停諸州之兵且待後舉所謂守本者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筭神規彌綸百勝之外

應機體變獨悟方寸之中臣影頳虞淵昏耄將及雖思憂國終無云補不從沙門法秀謀反伏誅駿表曰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關諸風俗靡不備焉上可以頌美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此古人用詩之本意臣以垂沒之年得逢盛明之運雖復昏耄將及猶慕廉頗强飯之風伏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侔日月則天與唐風斯穆順帝與周道通靈是以狂妖懷逆無隱謀之地冥靈

潛翦伏發覺之誅用能七廟幽贊人神扶助者巳臣不勝喜躍謹竭老鈍之思上慶國頌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其頌曰乾德不言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承祜疊聖三宗重明四祖豈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在上聖敬日新汪汪叡后體治垂仁德從風穆教與化津千載昌運道隆茲辰歲惟巡狩應運遊田省方問苦訪政高年咸秩百靈柴望山川誰云禮滯遇聖則宣王業初定中山是由臨幸之盛情特綢繆仰歌祖業俯欣春

柔大哉肆眚蕩民百憂百憂既蕩與之更初邑邑億兆

户詠來蘇忽有狂豎謀逆聖都明靈幽告發覺伏誅羿

浞為亂祖龍干紀狂華冬茂有自來矣美哉皇度道固

千祀百靈潛翦姦不遑起姦不遑起罪人得情憲章刑

律五秩猶輕於穆二聖仁等春生除棄周漢遐軌儀庭

周漢奚棄忩彼苛刻儀庭昌軌希仁尚德徽音一振聲

教四塞豈惟京甸化播萬國誠信幽賛陰陽以調谷風

扇夕甘雨降朝嘉生含穎深盛熙苗鰥貧巷詠寡婦室

謡聞諸詩者雲漢賦宣章句迴秀英昭雅篇矧乃盛明德隆道玄豈惟雨施神徵豐年豐年盛矣化無不濃有禮有樂政莫不通浴臣延躍欣詠時邕誰云易遇曠齡一逢上天無親唯德是在思樂盛明雖疲勿怠差之毫釐千里之倍顧言勞謙求仁不悔人亦有言聖主慎微五國連兵踰年歷時鹿車而運廟算失思有司不恵蠶食役煩民不堪命將家逃山宜督厥守威德是宣威德如何聚衆盈川民之從令實頼衣食農桑失本誰耕誰

纎飢寒切身易子而食静言念之實懐歎息昔聞典論非位不謀漆室憂國遺芳載臭浴臣昏老偏蒙恩祐忽忘狂瞽敢獻愚陋文明太后令曰省詩表聞之歌頌宗祖之功德可爾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箴下章戢之不忘駿又奏得一頌始於固業終於無為十篇文多不載文明太后令曰省表并頌十篇聞之鑒戒既備良用欽翫養老乞言其斯之謂又詔曰程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惬又門無俠貨之賔室有懐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

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篤乃遺令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没為奢厚哉昔王孫𧞤葬有感而然士安籧篨頗亦矯厲今世既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歛以時服器皿從古遂卒年七十二初駿病甚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敕御史徐謇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小子公稱為中散從子靈虬為著作佐郎及卒高祖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秘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冠軍將軍兖州刺史曲

安侯謚曰憲所制文筆自有集録駿六子元繼公達公

亮公禮並無官

公義侍御史謁者僕射都水使者武昌王司馬沛郡太

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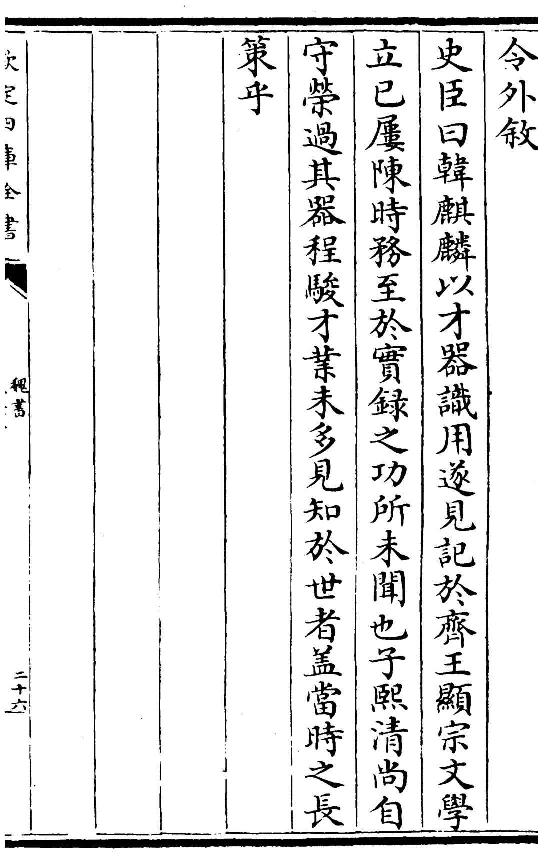
公稱主文中散給事中尚書郎並早卒

公禮子畿字世伯好學頗有文才荆州府主簿始駿從

祖弟伯達伯達名犯顯祖廟諱與駿同年亦以文辯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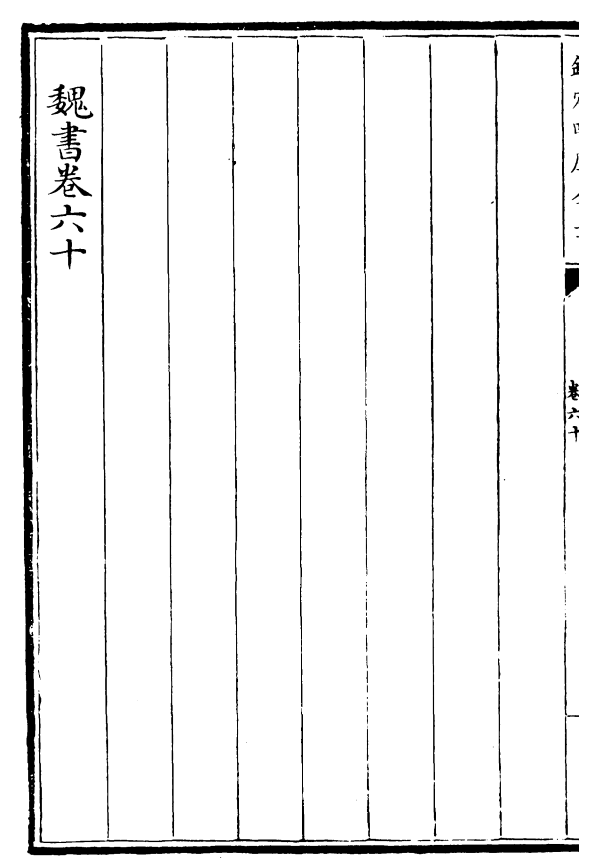
沮渠牧犍時俱選與牧犍世子麥乘出入時論美之伯

達早亡
弟子靈虬幼孤頗有文才而久淪末役在吏職十餘年
坐事免會駿臨終啓請得擢為著作佐郎後坐稱在京
無緦親而高祖知其與駿子公義為始族故致譴免至
洛無官貧病久之崔光啓申為羽林監選補徐州梁郡
太守以酗酒為刺史武昌王鑒所劾失官既下梁郡志
力少衰猶時為酒困久去官禄不免飢寒屢詣尚書乞
効舊任僕射高肇領選還申為著作郎以崔光領任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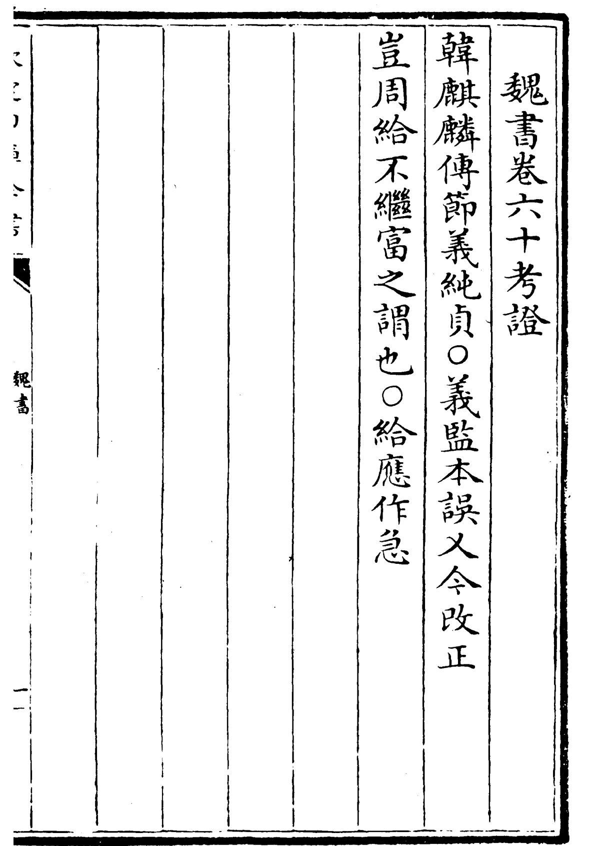


令外敘

史臣曰韓麒麟以才器識用遂見記於齊王顯宗文學立已屢陳時務至於實錄之功所未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未多見知於世者蓋當時之長策乎



魏書卷六十



魏書卷六十考證

韓麒麟傳節義純貞○義監本誤乂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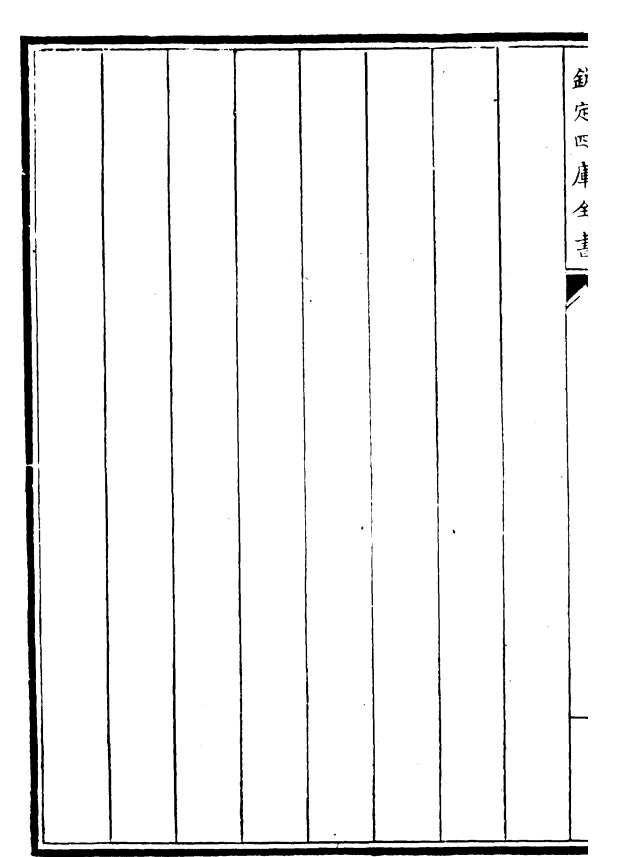
豈周給不繼富之謂也○給應作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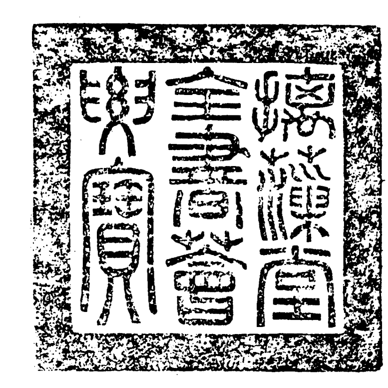
魏書卷六十考證

謹案卷五十九第二十二頁後四行王師屢北刋本屢訛履據毛本改

第二十五頁前四行有濟陰芮文寵據北史芮作苗

卷六十第十七頁後七行或長敝俗刋本或訛成據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蔣子林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六十二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八十 史部

魏書卷六十一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四十九

薛安都 畢衆敬 沈文秀 張讜 田益宗

孟表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司馬德宗上黨太守安都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

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别廐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牣其庭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逆事發奔於劉義隆後自盧氏入寇弘農執太守李拔等遂逼陜城時秦州刺史杜道生討安都仍執拔等南遁及世祖臨江拔乃得還安都在南以武力見敘值劉駿起江州遂以為將位至左衛率劉彧歸降子業以安都為平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和平六年劉彧殺其主子業而自立羣情不協共立子業

弟晉安王子勛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彧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來降請兵救援顯祖召羣臣議之羣官咸曰昔世祖常有并義隆之心故親御六軍遠臨江浦今江南阻亂内外離心安都今者求降千載一會機事難遇時不可逢取亂侮亡於是乎在顯祖納之安都又遣第四子道次為質并與李敷等書絡繹相繼乃遣鎮東大將軍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等率騎一萬赴之拜安都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徐南北兖青冀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安都以事窘歸國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乃中悔謀圖元等欲還以城叛會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皇興二年與畢衆敬朝于京師大見禮重子姪羣從並處上客皆封侯至于門生無不收叙焉又為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三年卒贈本將軍秦州刺史河東王謚曰康

子道標襲爵太和初出為鎮南將軍平州刺史治有聲稱轉相州刺史將軍如故復以本將軍為秦州刺史十三年卒

子達字宗胄襲例降為侯及開建五等以安都著勲先朝封達河東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後以河東畿甸改封華陰縣侯熙平初拜奉車騎都尉出為漢陽太守達不樂為郡詔聽解卒

子承華襲爵稍遷司徒從事中郎河東邑中正卒於安

南將軍光禄大夫

子羅漢襲齊受禪爵例降

道標弟道遷異亦以勲為第一客早卒贈寧西將軍秦州

刺史安邑侯

道異弟道次既質京師拜南中郎將給事中賜爵安邑

侯加安遠將軍出為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假河南公太

和十五年為光禄大夫卒

子懿襲爵降為平温子尚書郎秦州刺史鎮遠將軍隴

西鎮將帶隴西太守後為滎陽太守遷平北將軍肆州
刺史所在貪穢在州彌甚納賄於司空劉騰以求美官
未得而騰死正光五年莫折念生反於秦州遣其別帥
卜胡王慶雲等衆寇涇州肅宗以蘊為持節光祿大夫
假安南將軍西道别將與伊瓮生等討之進及平凉郡
東與賊交戰不利蘊等退還後為撫軍將軍汧城大都
督鎮北隴孝昌二年春卒於軍贈征西大將軍雍州刺
史子如故

安都兄子碩明隨安都入國賜爵蒲坂侯清河太守太中大夫

安都從祖弟真度初與安都南奔及安都為徐州真度為長史頗有勇幹為其爪牙從安都來降為上客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加安遠將軍為鎮遠將軍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侯為伯除冠軍將軍隨駕南討假平南將軍久之除護南蠻校尉平南將軍荆州刺史蕭賾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真度督四將出襄陽無功而還

後征赭陽為房伯玉所敗有司奏免官爵高祖詔曰真
度之罪誠如所奏但頃與安都送款彭方開闢徐宋外
捍沈攸道成之師内寧邊境烏合之衆淮海來服功頗
在兹言念厥績每用嘉美赭陽百敗何足計也宜異羣
將更申後效可還其元勲之爵復除荆州刺史自餘徽
號削奪進足彰忠退可明失尋除假節假冠軍將軍東
荆州刺史初遷洛後真度每獻計於高祖勸先取樊鄧
後攻南陽故為高祖所賞賜帛一百疋又加持節正號

冠軍改封臨晉縣開國公食邑三百户詔曰獻忠盡心
人臣令節標善賞功有國徽範故一言可以興邦片辭
可以喪國得無遠録前謀以褒厥善真度爰自遷京每
在戎役沔北之計恒所與聞知無不言頗見採納及六
師南邁朕欲趍據新野羣情皆異真度獨與朕同撫鑾
寧夷寔有勤績可增邑二百户轉征虜將軍豫州刺史
景明初豫州大饑真度表曰去歳不收饑饉十五今又
災雪三尺民人萎餧無以濟之臣輒日别出州倉米五

十斛為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
意宜在拯卹陳郡儲粟雖復不多亦可分贍尚書量賑
以聞及裴叔業以壽春內附詔真度率衆赴之尋遷華
州刺史將軍如故未幾轉荊州刺史仍本將軍入為大
司農卿正始初除平南將軍揚州刺史又以年老聽子
懷吉以本官隨行蕭衍豫州刺史王超宗率衆圍逼小
峴真度遣兼統軍李叔仁等率步騎擊之超宗逆來拒
戰叔仁擊破之俘斬三千還朝除金紫光祿大夫加散

騎常侍又改封敷西縣永平中卒年七十四賻帛四百疋朝服一襲贈左光禄大夫常侍如故謚曰莊有子十二人

嫡子懷徹襲封自太常丞稍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又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卒於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初真度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賔客輒命奏之絲竹歌舞不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子懷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餘人并樂器獻之世宗納焉

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解達世事自奉朝請
歴直後寢領大官令正始初為驃騎將軍後試守恒農
郡蕭衍遣衆入寇徐兖安東邢巒討之詔懷吉以本任
為巒軍司永平初分梁州晉壽為益州除征虜將軍益
州刺史以元愉未平中山王英為征東將軍討之詔懷
吉為英軍司未發而愉平蕭衍遣將寇陷郢州之三關
詔英南討懷吉仍為軍司以義陽危急令懷吉馳驛先
赴時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以懸瓠入蕭衍衍將齊

茍仁率衆守城於是自懸瓠以南至於安陸惟義陽一城而已懐吉與郢州刺史婁悦督厲將士且守且戰卒全義陽與英討復三闗諸戍後鎮東將軍盧昶救朐山與賊相持詔懐吉為昶軍司及昶敗懐吉得不坐延昌中以本將軍除梁州刺史南秦氐反攻逼武興懐吉遣長史崔纂司馬韋弼别駕范珣擊平之進號右將軍正光初除後將軍汾州刺史四年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懐吉本不厲清節及為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

庶餌誘勝己共為婚姻多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為之彌縫恣其取受而將勞賔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嘿然而退既指授先期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于將別贈以錢縑下及厮傭咸過本望其延納貴賤若此
懷吉弟懷直京兆内史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懷直弟懷朴恒農太守襄陵男
懷朴弟懷景征南將軍河東太守安定男卒贈持節都

督北徐兖東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将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懷景弟懷儁撫軍將軍光禄大夫汾陰男出為征南将軍益州刺史天平初代還至梁州與刺史元羅俱為蕭衍將蘭欽所擒送江南衍見懷儁謂之曰卿父先為魏荆州我于時猶在襄陽且州壤連接極相知練卿今至此當能住乎若欲還者亦以禮相遣顧謂左右曰此家在北富貴極不可言懷儁便乞歸衍聽還國興和中卒

子湛儒襲武定中司空水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真度
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産相朋因有憎愛興和中遂致
訴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釁時人恥焉
畢衆敬小名捺東平須昌人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
常於疆境盜掠為業劉駿為徐兗刺史辟為部從事駿
既竊號歷其泰山太守冗從僕射及劉彧殺子業而自
立遺衆敬出詣兗州募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
謀云晉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為計西

從乃矯彧命以衆敬行兖州事衆敬從之時兖州刺史殷孝祖留其妻子率文武二千人赴彧使司馬劉文石守城衆敬率衆取瑕丘殺文石安都與孝祖先不相協命衆敬誅孝祖諸子衆敬不得已遂殺之州内悉附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彧平子勛授纂兖州刺史會安都引國授軍經其城下纂閉門城守深恨衆敬會有人發衆敬父墓遂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發哀行服㨝掠近墓細民死者十餘人又疑纂所為弟

衆愛為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濟陰掘纂父墓以相報
答及安都以城入國衆敬不同其謀子元賔以母并百
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猶未
從之衆敬先已遣表謝或或授衆敬兖州刺史而以元
賔有他罪猶不捨之衆敬扳刀斫柱曰皓首之年唯有
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遂以城降元遣將
入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
寧南將軍兖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

為刺史慕容白曜攻剋無鹽申纂為亂兵所傷走出被擒送於白曜白曜無殺纂之意而城中火起纂創重不能避為火所燒死衆敬聞剋無鹽懼不殺纂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之禍酷皆由於纂聞纂死乃悦二年與薛安都朝于京師因留之賜甲第一區後復為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徵還京師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他方遠味年已七十鬢髮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張讜之亡躬往

營視有若至親太和中高祖賔禮舊老衆敬與咸陽公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裝劒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疋文明太后高祖引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車一乘馬三匹絹三百匹勞遣之十五年十月卒詔於兗州賜絹一千匹以供葬事

子元賔少而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為劉駿正員將軍

與父同建勲誠及至京師俱為上客賜爵須昌侯加平遠將軍後以元賔勲重拜使持節平南將軍兖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為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賔為使君每於元賔聽政之時乘輿出至元賔所先遣左右勑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顔色衆敬善持家業尤能督課田產大致儲積元賔為政清平善撫民物百姓愛樂之以父憂解任喪中遥授長兼殿中尚書其年冬末卒贈撫軍將軍衞尉卿謚曰平賜

帛八百匹元賔入國初娶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朽祖髦
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祖暉祖朽最長祖暉
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嫡所以
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等三年終禮祖
榮早卒
子義允襲祖爵東平公例降爲侯陵江將軍給事中卒
子僧安襲
祖朽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歷涉經史好爲文詠性寛厚

善與人交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為伯起家員外郎尚書郎治書侍御史加寧遠將軍本州中正正始三年蕭衍將蕭及先率步騎二萬入寇兗州及先令别帥角念屯于蒙山以祖朽為統軍假寧朔將軍隸邢巒討之祖朽開誘有方降者相繼賊出逆戰祖朽大破之賊走還柵祖朽夜又焚擊賊徒潰散追討百餘里斬獲及赴沂水死者四千餘人斬龍驤將軍矯道儀寧朔將軍王季秀以功封南城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歷散騎侍郎中書

侍郎加龍驤將軍延昌末安南王志出討荆沔以祖朽為志軍司兼給事黄門侍郎尋還司空長史神龜末除持節東豫州刺史將軍如故祖朽善撫邊人清平有信務在安静百姓稱之還除前將軍太尉長史兼尚書北道行臺孝昌初除持節本將軍南兖州刺史尋授度支尚書行定州末之職改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為賊帥鮮于修禮攻圍積旬拒守自固病卒於州贈衛將軍吏部尚書兖州刺史祖朽無子以弟祖歸子義暢為後襲

爵

義暢傾巧無士業善通時要歴尚書郎中侍郎兖州刺

史大中正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太昌初車騎將軍

尋除散騎常侍天平中坐與北豫州山賊張儉通伏法

祖髦起家奉朝請兄祖朽別封南城以須昌侯回授之

神𪐴初累遷揚烈將軍東平太守後為本州別駕卒於

官

子義和襲卒於右將軍太中大夫贈散騎常侍安東將

軍兗州刺史

子仁超

義和第六弟義亮性豪疎歴尚書郎中書舍人太平中與舍人韋鴻坐泄密賜盡於宅

祖暉早有器幹自奉朝請稍遷鎮遠將軍前軍將軍直後正始中除龍驤將軍東郡太守入為驍騎將軍加征虜將軍後試守渤海郡熙平中拜潁川太守神龜初除右將軍瀛州刺史入為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正光五年

豳州民反招引隴賊攻逼州城以祖暉前在州日得民情和復授平西将軍豳州刺史假安西将軍為别將以討之祖暉且戰且前突圍入治孝昌初北海王顥救至城圍始解以全城之勲封新昌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户後值蕭寶夤退敗祖暉乃拔城東趣華州坐免官爵尋假征虜将軍行豳州事建義中詔復州爵加撫軍将軍永安中祖暉從大嶺柵規入州城于時賊帥叱干騏驎保太子辟祖暉擊破之而賊宿勤明達復攻祖暉祖暉

兵少糧竭軍援不至為賊所乘遂歿時年五十長子義
緦襲爵武定中開府中郎齊受禪爵例降
義緦弟義雲尚書騎兵郎中
祖歸官至建寧太守
子義遠武定中平原太守
義遠弟義顯義儁性並豪率天平巳後蕭衍使人還往
經歷兖城前後州將以義儁兄弟善營鮭膳器物鮮華
常兼長史接宴賓客義顯左將軍太中大夫義儁歷司

空主簿兖州别駕而卒
祖旋太尉行參軍鎮遠將軍卒贈都官尚書齊兖二州
刺史
子義真太尉行參軍
衆敬弟衆愛隨兄歸國以勲為第一客賜爵鉅平侯卒
贈冠軍將軍徐州刺史謚曰康
子闓慰字子安有器幹襲爵例降為伯拜泰山太守入
為尚書郎本州中正加威遠將軍出為徐州平東府長

史帶彭城內史永平中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延昌初除清河內史因以疾辭復為龍驤中散又試守廣平內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誅元乂聞慰斬其使發兵拒之在任寬謹百姓愛附後乂以聞慰忠於己遷持節平東將軍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以本軍除散騎常侍東道行臺尋為都督安樂王鑒軍司孝昌元年春徐州刺史元法僧反聞慰與鑒攻之為法僧所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免其年卒年五十七贈散騎常

侍安東將軍兖州刺史伯如故謚曰恭

子祖彦字脩賢渉獵書傳風度閑雅為時所知以侍御史為元法僧監軍法僧反逼祖彦南入永安中得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中軍將軍光禄大夫天平四年卒年五十贈都督兖濟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尚書左僕射兖州刺史祖彦弟哲永安末祕書郎諸畢當朝不乏榮貴但幃薄不修為時所鄙

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鍾曾孫也皇始初太祖平中山纂

宗室南奔家于濟陰及在無鹽劉彧用為兖州刺史顯祖曰中纂既不識機又不量力進不能歸正朔退不能還江南守孤城於危亡之地欲建功立節豈可得乎纂既敗子景義入國太和中為散員士宋王劉昶國侍郎景明初試守濟陰郡揚州車騎府錄事參軍右司馬常珍奇者汝南人也為劉駿司州刺史亦與薛安都等推立劉子勛子勛敗遣使馳告長社鎮請降顯祖遣殿中尚書元石為都將率衆赴之中書博士鄭羲參右軍

事進至上蔡珍奇率文武來迎義說石令徑入城語在
義傳事定以珍奇為持節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内公
珍奇表曰臣昔蒙劉氏生成之恩感義亡身志陳報答
遂與雍州刺史袁顗豫州刺史殷琰等共唱大義奉戴
子勛纂承彼歷大運未集遂至分崩而劉彧滔天殺主
篡立蒼生殄悴危於綴旒伏惟陛下龍姿鳳儀光格四
表凡在黔黎延屬象魏所願天地垂仁亟圖南服宜遣
文檄諭以吉凶使江東之地離心草靡荆雍九州北面

請吏乞髙臣官名更遣雄將秣馬五千助臣經討并賜
威儀震動江外長江已非必可定矣臣雖不武乞備前
驅進據之宜更在處分敢冒愚款推誠上聞機運可乘
實在兹日珍奇雖有虛表而誠款未純歲餘徵其子超
超母胡氏不欲超赴京師密懷南叛時汝徐未平元石
自出攻之珍奇乘虛於懸瓠反叛燒城東門斬三百餘
人虜掠上蔡安城平輿三縣居民屯于灌水石馳往討
擊大破之會日闇放火燒其營珍奇乃匹馬逃免其子

趂走到苦城為人所殺小子沙彌囚送京師刑為閹人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伯父慶之劉駿司空公文
秀初為郡主簿稍遷建威將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劉
子業為其叔彧所殺文秀遂與諸州推立劉子勛及子
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請師應接顯祖
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率騎赴之會劉彧遣文秀弟文
炳來喻之文秀復歸於彧彧以文秀為輔國將軍刺史
如故後慕容白曜既尅升城引軍向歷下白曜復遣陵

等率萬餘人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陵乃引師軍於清西白曜既下歷城乃率大衆并力攻討長圍數匝自夏至春始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内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躶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白曜忿之乃至撾撻後還其衣為之設饌遂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為下客給以麤衣蔬食顯祖重其節義

稍亦加禮之拜為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
高祖嘉文秀忠於其國賜絹絲二百匹後為南征都將
臨發賜以戎服尋除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假吳郡
公是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一無所納卒守清貧
然為政寛緩不能禁止盜賊而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
利益在州數年年六十一卒
子保沖太和中奉朝請大將軍宋王外兵參軍後為南
徐州冠軍長史二十一年坐援漣口退敗有司處之死

刑髙祖詔曰保沖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旣而獲免世宗時卒於下邳太守

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先爲青州别駕文秀拔爲長史督齊郡州府之事一以委之卒于京師

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嘉慶從弟瑚璉長廣太守

文秀族子嵩聽敏有筆札文秀以爲司馬甚器任之隨文秀至懷州文秀卒後依宋王劉昶昶遇之無禮憂愧

飢寒未幾而卒

文秀族子陵字道通太和十八年高祖南伐陵攜族孫智度歸降引見於行宮陵姿質妍偉辭氣辯暢高祖奇之禮遇亞於王肅授前軍將軍後監南徐州諸軍事中壘將軍南徐州刺史尋假節龍驤將軍二十二年秋進持節冠軍將軍及高祖崩陵陰有叛心長史趙儼密言于朝廷尚書令王肅深保明之切責儼既而果叛殺數十人驅掠城中男女百餘口夜走南入智度於彭城知

之從清中單舸奔陵為下邳戍人所射殺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名犯顯祖諱晉
長秋卿父華為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劉駿歷給事中泰
山太守青冀二州輔國府長史帶魏郡太守劉彧之立
遥授冠軍將軍東徐州刺史及革徐兖讜乃歸順於尉
元元亦表授冠軍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髙閭與讜
對為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以勲賜爵平陸侯
加平遠將軍讜性開通篤於撫恤青齊之士雖疏族末

姻戚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
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髙允之徒亦相器待延興四
年卒贈平南將軍青州刺史謚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
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
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為
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
敬伯自以隨父歸國之功賜爵昌安侯出為樂陵太守
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讜兄弟十

人

兄忠字處順在南為合鄉令世祖南征忠歸降賜爵新昌男拜新興太守卒官贈冀州刺史初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乃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為劉駿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怪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卒後十年而讜入國

讜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欵為客積年出為東河間太守卒官

元茂為信都令遷冀州治中

元茂弟子讓洛州安西府長史都水使者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舉止有異常蠻世為四山蠻帥受制於蕭賾太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歸款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光城弋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司州刺史

光城縣開國伯食蠻邑一千戸所統守宰任其銓置後以益宗既渡淮北不可仍為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為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食實邑五百戸二十二年進號征虜將軍景明初蕭衍遣軍主吳子陽率衆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之步騎四千進至陰山關南八十餘里據長風城逆擊子陽大破之斬獲千餘級蕭衍建寧太守黄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黄公賞屯於漴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為之

掎角擊討破天賜等斬首數百獲其二城上表曰臣聞
機之所在聖賢弗之疑兼弱攻昧前王莫之捨皆拯羣
生於湯炭盛武功於方來然霜葉將淪非勁飈無以速
其籜天之所棄非假手無以殲其人竊惟蕭衍闕常君
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為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
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鬬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闕
無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棊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
掃廓彼蠻壃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

仍梗鎮守之宜寔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𡕒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衆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弗過十旬剋之必矣世宗納之遣鎮南元英

攻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領步騎八千斷賊糧運并焚其鈞城積聚衍戍主趙文舉率衆拒戰魯生破之獲文舉及小將胡建興古皓莊元仲等斬五千餘級溺死千五百人倉米運舟焚燒蕩盡後賊寧朔將軍楊僧遠率衆二千寇逼蒙籠益宗命魯生與戍主奇道顯逆擊破之追奔十里俘斬千餘進號平南將軍又詔益宗率其部曲幷州鎮文武與假節征虜將軍太僕少卿宇文福綏防蠻楚加安南將軍增封一百戶賜帛二千匹白早

生反於豫州詔益宗曰懸瓠要藩密邇崧潁南疆之重所寄不輕而羣小猖狂忽構釁逆殺害鎮主規成反叛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即遣尚書邢巒揔精騎五萬星馳電驅征南將軍中山王英統馬步七萬絡繹繼發量此蟻寇唯當逃奔知將軍志翦豺狼以清邊境節義慷慨良在可嘉非蹇蹇之至何以能爾深戢誠款方相委託故遣中書舍人趙文相具宣朕懷往還之規口別指授便可善盡筭略隨宜追掩勿令此豎得有竄逸遲近清

盜吏有别旨時自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城皆没於賊唯有義陽而已蕭衍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戸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剋平益宗之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兵民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内苦之咸言欲叛世宗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狀世宗詔之曰風聞卿息魯生淮南貪暴擾亂細民又横殺梅伏生為爾不已

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如欲外祿便授中畿一郡魯生久未至延昌中詔曰益宗先朝耆艾服勤邊境不可以地須其人遂令久屈可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世宗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出其不意奄入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招引賊兵襲逐諸戍先城已南皆為賊所保世哲討擊破之復置郡戍而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開

國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内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為恨上表曰臣昔在南仰餐皇化擁率部曲三千餘家棄彼邊榮歸投樂土兄弟荼炭釁結賊朝高祖孝文皇帝録臣乃誠授以藩任方欲仰憑國威冀雪寃恥豈容背寵向讐就險危命昔郢豫紛擾臣躬率義兵擁絶賊路竊謂誠心仰簡朝野但任重據邊易招塵謗致使桃符横加讒毁說臣恒欲投南暴亂非一乞檢事原以何為驗復云虐害番兵殺賣過半如其所言未審番死失之家所

訟有幾又云耗官粟帛倉庫傾盡御史覆檢曾無損折
初代之日二子魯生魯賢從子趙秀等並在城中安然
無二而桃符密遣積射將軍鹿永固私將甲士打息魯
生僅得存命唱云我被面勑若能得魯生魯賢首者各
賞本郡士馬圍遶騰城唱殺二息戰怖寔由於此殘敗
居業為生蕩然乃復毀發墳墓露泄枯骸存者罹生離
之苦亡魂遭粉骨之痛昔歲朝廷頻遣桃符數加慰勞
而桃符凶姦擅生禍福云唯我相申致降恩旨及返京

師復欺朝廷說臣父子全無忠誠誣陷貞良惑亂朝聽乞攝桃符與臣並對若臣罪有狀分從憲網如桃符是謬坐宜有歸詔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為獄熙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曰卿誠著二朝勲光南服作藩萬里列土承家前朝往恩酬敘不淺兼子弟荷榮中表被澤相闕輕重卿所知悉先帝以卿勞舊州小祿薄故遷牧華壤爰登顯級于時番兵交換不生猜疑而卿息魯賢等無事外叛忠孝俱乖飜為戎首以

卿誠重不復相討今卧護征南榮以金紫朝廷處遇又甚於先且卿年老方就閑養焉得以本州為念魯賢來否豈待自往也但遣慰納足相昭亮若審遣信當更啓聞別勑東豫聽卿喻曉魯賢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謚曰莊

少子纂襲封位至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左將軍東豫州刺史

益宗長子隨興冠軍將軍平原太守隨興情貪邊官不

顧內地改授弋陽汝南二郡太守

益宗兄興祖太和末亦來歸附景明中假郢州刺史及

義陽置郢州改授征虜將軍江州刺史詔賜朝服劒舄

一具治麻城興祖卒益宗請隨興代之世宗不許罷并

東豫初益州內附之後蕭鸞遣寧州刺史董巒追討之

官軍進擊執巒并其子景曜送於行宮

巒字仲舒營陽人真君末隨父南叛雖長自江外言語

風氣猶同華夏性疎武不多識文字高祖引巒於庭問

其南事蠻怖不能對數顧景曜景曜進代父答申敘蕭鸞簒襲始終辭理横出言非而辯高祖異焉以蠻為越騎校尉景曜為員外郎謀欲南叛坐徙朔州及車駕南討漢陽召蠻從軍景曜至洛陽密啓其父必當奔叛軍次魯陽蠻單騎南走過南陽新野歴告二城以魏軍當至戒之備防房伯玉劉忌並云無足可慮蠻曰不然軍勢甚盛至境首非向哭呼景曜云吾百口在彼事理須還不得顧汝一子也景曜鎻詣行在所數而斬之又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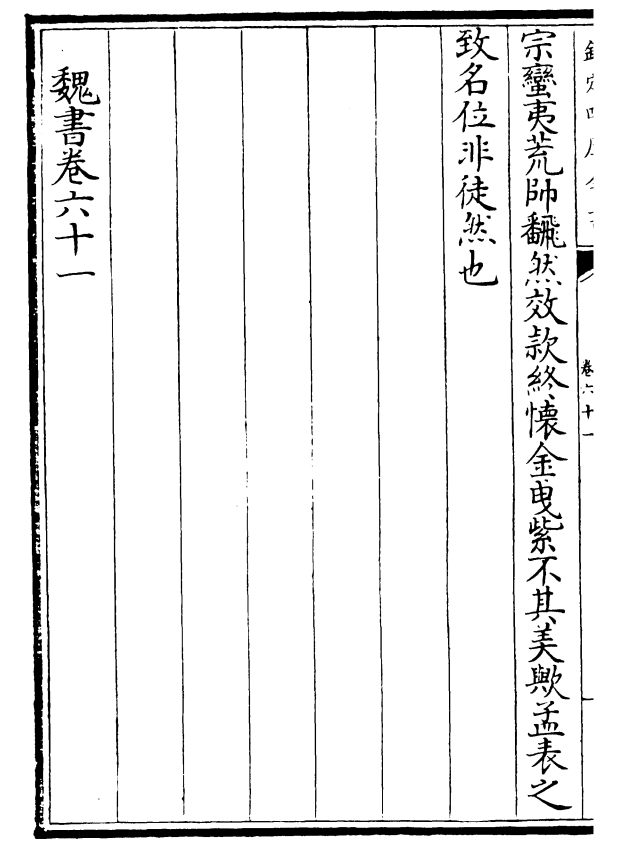
陳伯之者下邳人也以勇力自効仕於江南為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豐城縣開國公景明三年伯之遣使密表請降并遣其子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永昌縣開國侯虎牙為質四年以伯之為持節都督江郢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國公邑一千戶虎牙為冠軍將軍員外散騎常侍豫寧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正始初蕭衍征虜將軍趙祖悅築城於水東與潁川接對置兵數千欲為攻討之本伯之進軍討祖悅大破之乘

勝長驅入城刺祖悅三創賊衆大敗進討南城破賊諸部斬獲數千二年夏除伯之光禄大夫虎牙遷前軍將軍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青徐内屬後表因事南渡仕蕭鸞為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誠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陽後蕭鸞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為

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解義陽之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云慕化歸國未及送闕便值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疑有異即加推覈乃云是叔業姑兒為叔業所遣規為內應所攜妻子並亦假妄表出叔珍於北門外斬之於是人情乃安高祖嘉其誠績封汝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户遷征虜將軍濟州刺史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進號平西將軍世宗末降平東將

軍齊州刺史延昌四年卒年八十一贈安東將軍兖州
刺史謚曰恭
子宗襲官至昌黎濟北二郡太守
史臣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窘
圖變而竟保寵秩優矣真度一謀見賞明主衆敬舉地
納誠榮耀朝國人位並列無之於時文秀不回有死節
之氣非但身蒙嘉禮乃至子免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
義可不勉也張讜覲機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田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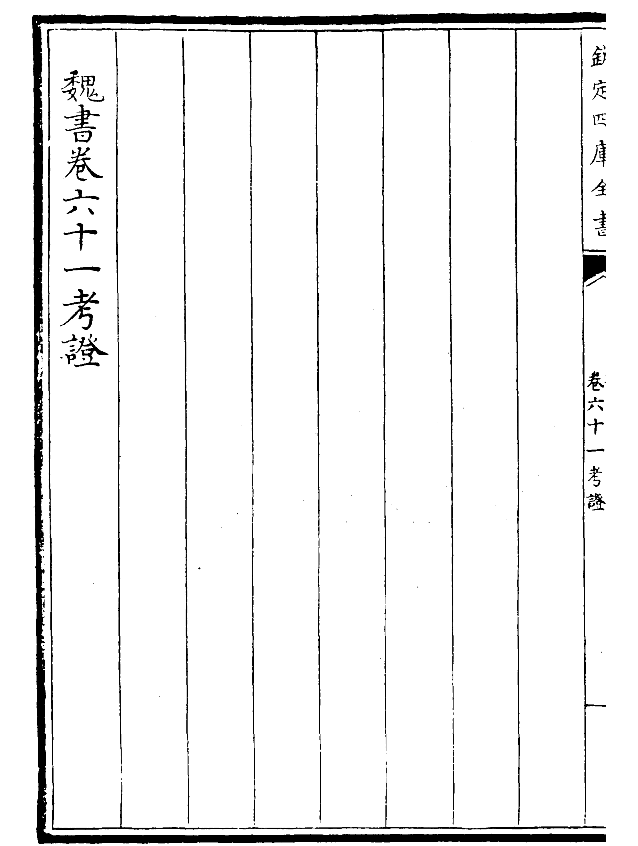


宗蠻夷荒帥翻然效款終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非徒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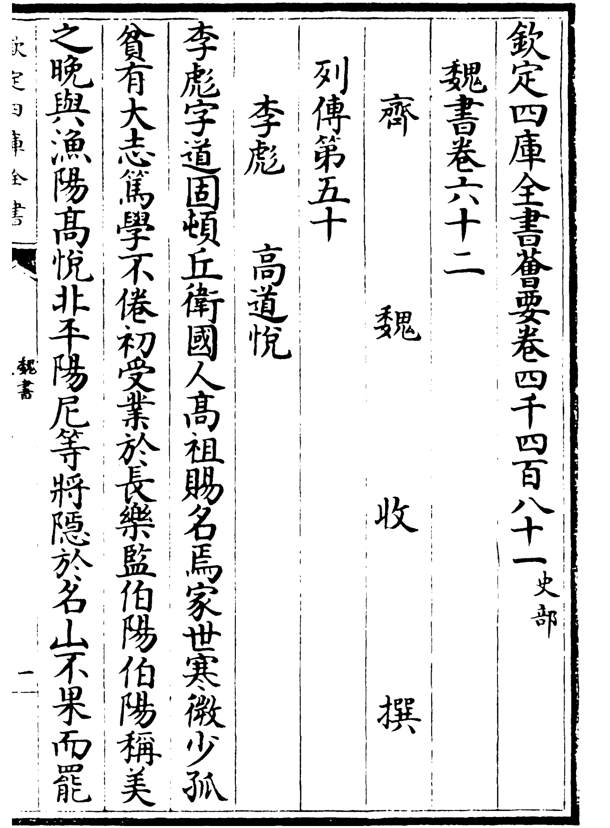
魏書卷六十一

魏書卷六十一考證

畢衆敬傳安都引國授軍經其城下○臣人龍按本卷安都傳安都遣使來降請兵救援顯祖名羣臣議而納之今云引國授軍語意不明殆援字譌為授字也



魏書卷六十一考證



魏書卷六十二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十

李彪　高道悅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高祖賜名焉家世寒微少孤貧有大志篤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平陽尼等將隱於名山不果而罷

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里平原王叡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詣之修師友之禮稱之於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閭稱之于朝貴李冲禮之甚厚彪深宗附高祖初為中書教學博士後假員外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衛國子使於蕭賾遷祕書丞參著作事自成帝以來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為春秋之體遺落時事三

無一存彪與祕書令髙祐始奏從遷固之體創為紀傳表志之目焉彪又表曰臣聞昔之哲王莫不亹亹孜孜思納讜言以康黎庶是以訪童問師不避淵澤詢謀諮善不棄芻蕘用能光茂實於竹素播徽聲於金石臣屬生有道遇無諱之朝敢修往式竊揆時宜謹冒死上封事七條狂瞽之言伏待刑戮其一曰自太和建號踰于一紀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圜丘以昭孝則百神不乏饗矣舉賢才以酬諮則多士盈朝矣開至誠以軌物

則朝無佞人矣敦六順以教人則四門無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樂以協人倫則人神交慶矣深慎罰以明刑則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約則儉德光昭矣單宮女以配鰥則人無怨曠矣傾府藏以賑錫則大賚周渥矣省賦役以育人則編戶巷歌矣宣德澤以懷遠邇則華荒抃舞矣垂至德以暢幽顯則禎瑞效質矣生生得所事事惟新巍巍乎猶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為行儉之道猶有闕何者今四人豪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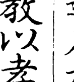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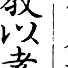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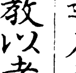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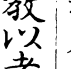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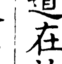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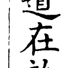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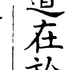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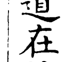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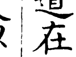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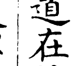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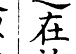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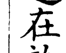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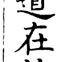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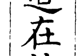
家習華既深敦樸情淺夫識儉素之易長而行奢靡之難久壯制第宅美飾車馬僕妾衣綾綺土木被文繡僭度違衷者衆矣古先哲王之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宫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踰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為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哉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者焉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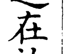
之王政可為長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
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靈好瘠而國有
飢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
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益朝制
弗宣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為第宅車服自百官
以至於庶人宜為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髙不可
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今或者以為習俗日久不可卒
革臣謹言古人革之之漸昔子產為政一年百姓歌之

曰我有田疇子産伍之我有衣冠子産貯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及三年乃改歌曰我有田疇子産殖之我有子弟子産誨之子産若死其誰繼之然則鄭人之智豈前愚而後明哉且從政者須漸受化者難頓故也今若為制以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與鄭人同矣既同鄭人是為卒有善歌豈可憚其初怨而不為終善哉夫尚儉者開福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然則儉約易以教行華靡難以財滿是以聖人留意焉賢人希準焉故夏禹卑

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寢茅屋而乘輅輿此示儉於後王後王所宜覩其意而取折衷也孔子為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駑馬晏嬰為齊正卿冠濯冠而衣故裘此示儉於後臣後臣所宜識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此言雖略有達治道臣之瞽言儻或可採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費除則穀帛豐穀帛豐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基固矣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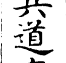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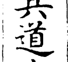
盛然則祭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為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愽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生人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殆棄德政坑焚儒典弗以義方教厥冢子於是習成凶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其道在於師傅師傅之損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傅成王教以孝仁禮義逐去邪人不使見惡人選天下之





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為衛翼衛翼良成王正周道之所以長久也損者趙高傅胡亥教以刑戮斬劓及夷人族逐去正人不得見善士謟佞讒賊者為其左右左右邪胡亥僻秦祚之所以短促也夫皇天輔德者也豈私周而疎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禍福之途異耳昔光武議為太子置傅以問其羣臣羣臣望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

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稱善曰置傅以正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漢明卒為賢主然則佚之傅漢明非廼生之漸也尚或有稱而況廼生訓之以正道其為益也固以大矣故禮曰太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祖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

之日年尚幼沖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温習今而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之躋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誥日省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幸甚矣其三曰臣聞國本黎元人資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勸稼穡盈畜倉廩故堯湯水旱

人無菜色者葢由備之有漸積之有素暨于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常平以給之魏氏以兵糧乏制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匱當時軍國取濟又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内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産疲而乃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為宜析州

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歳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
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
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歳凶則直
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為屯人相水陸
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
力一夫之田歳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
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臣又聞前
代明主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

胄晉武廓定旌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昔帝舜命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誥成王勿誤于庶獄斯皆君臣相誡重刑之至也今二聖哀矜罪辜小大二情讞決之日多從降恕時不得已必垂惻隱雖前王之勤聽肆赦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時愚臣竊所未安漢制舊斷獄報重常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

後嵗旱論者以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以起隆怒不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謂靜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今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寛宥之情每過

於昔遵時之憲猶或闕然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同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

之日深垂隱慤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至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周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皂隷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為其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為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駡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非面再拜跪而自裁

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入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為永制故耳伏惟聖德慈惠豈與漢文比隆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臣安可陳瞽言於朝但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夫道貴長久所以樹之風聲也法尚不虧所以貽厥孫謀也焉得行恩當時而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書云孝乎惟

孝友于兄弟二經之旨益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至若有懼懼應相連者固自然之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恧之色宴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昔秦伯以楚人圍江素服而示懼宋仲子以失舉桓譚免冠而謝罪然則子弟之於父兄父兄之於子弟惟其情至豈與結盟相知者同年語其深淺

哉二聖清簡風俗孝慈是先臣愚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即戎素冠作刺逮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繇役其

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為常聖魏之初撥亂返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父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緌同節慶之醼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

聽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庶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縗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可採願付有司別為條制高祖覽而善之尋皆施行彪稍見禮遇加中壘將軍及文明太后崩羣臣請高祖公除高祖不許與彪往復語在禮志高祖詔曰歷觀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蔭著徳當時或見拔幽陋流名後葉故毛遂起賤奮抗楚之辯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雖

宿非清第本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憂吏若家載宣朝美若不賞庸敘績將何以勸獎勤能可特遷秘書令以酬厥款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五百匹馬一匹牛二頭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賾賾遣其主客郎劉繪接對并設讌樂彪辭樂及坐彪曰齊主既賜讌樂以勞行人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自喪禮廢替於茲以久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極故有今者喪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裳猶以素

服從事裴謝在此固應具此我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言辭樂之事向以不異請問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踰月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德執於殷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為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羣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期可謂亡禮之禮繪言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為曠代之制何關許人繪言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萬機何慮於曠彪曰我聞

載籍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五覇臣過於君故事決於下我朝官司皆五帝之臣主上親攬盖遠軌軒唐彪將還璝親謂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遊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答曰使臣請重賦阮詩曰宴衎清都中一去永矣哉璝惘然曰清都可爾一去何事覩卿此言似成長濶朕當以殊禮相送璝遂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以送别其見重如此彪

前後六度銜命南人竒其謇諤後車駕南征假彪冠軍將軍東道副將尋假征虜將軍車駕還京遷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為髙祖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劾糺遠近畏之豪右屏氣髙祖常呼彪為李生於是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汾州胡叛詔彪持節綏慰事寧還京除散騎常侍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髙祖宴羣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沖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家得賢之基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

僕射李沖任城王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沖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自謂身為法官莫能糾劾已者遂多專恣沖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臣聞範國匡人光化昇治輿服典章理無暫失故晉文功建九合猶見抑於請隧季氏藉政三世尚受譏於輿播固知名器之重不可以妄假先王既憲章於古陛下又經綸於今用能車服有敘禮物無隆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

繆恩眷繩直憲臺左加金璫右珥蟬冕闕東省宜感恩
厲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為違傲矜勢高亢公行
僭逸坐與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懾肆志傲
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輒集尚書以下令
史以上并治書侍御史臣酈道元等於尚書都座以彪
所犯罪狀告彪訊其虛實若或不知須訊部下彪答臣
言事見在目實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須復召部下臣令
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獄沖又表曰臣與彪

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才優學博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宦升達參與言讌聞彪評章古今商略人物與言於侍筵之次啓論於衆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雖復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矯詐毒惡非違厲色正辭如鷹鸇之逐鳥雀懍懍然實似公清之操臣雖下才輒亦尚其梗槩欽其正直微識其褊急之性而不以為瑕及其初登憲臺始居司直首

復騶唱之儀肇正直繩之體當時識者僉以為難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勢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自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斂手臣時見其所行信謂言行相符忠清内發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謠心不承信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閱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

揮赫口稱賊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云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即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但可依此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審加情察知其威虐猶未體其採訪之由訊檢之狀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肅禁為大會而言之猶謂益多損少故懷寢所疑不以申徹實失為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

行舛是已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安以身作之過深
効他人已方事人好人佞已聽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賢
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賊臣與任城卑躬曲已若順弟
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
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殛彪於有北以除姦矯之亂政
如臣無證宜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高祖在懸
瓠覽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高祖
恕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高祖自懸瓠非幸鄴彪拜

迎於鄴南高祖曰朕之期卿每以貞松為志歲寒為心卿應報國盡身為用而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𨿽此讒為朕與卿為宰事與卿為卿自取彪對曰臣愆由己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横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臣罪既如此宜伏東皋之下不應遠點屬車之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高祖納宋弁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事枉高祖明彪無

此遣左右慰勉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
高祖崩世宗踐祚彪自託於王肅又與邢巒詩書往來
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肅等許為左右
彪乃表曰臣聞龍圖出而皇道明龜書見而帝德昶斯
實冥中之書契也自瑞官文而甲高陳民師建而賤貴
序此乃人間之繩式也是以唐典篆欽明之冊虞書銘
脅巘之篇傳著夏氏之箴詩錄商家之頌斯皆國史明
乎得失之迹也逮于周姬鑒乎二代文王開之以兩經

公旦申之以六聯郁乎其文典章大略也故觀雅頌識
文武之丕烈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札聽風而
知始基聽頌而識盛德至若尼父之别魯籍丘明之辨
孔志可謂婉而成章盡而不汚者矣自餘乘志之比其
亦有趣焉曁史班之錄乃文窮於秦漢事盡於哀平懲
勸兩書華實兼載文質彬彬富哉言也今大漢之風美
類三代炎闕崇道冠來事降及華馬陳于咸有放焉四
數贊弗逺不可力致豈虛也哉其餘率見而書覩事而

作者多矣尋其本末可往來焉唯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歳越百齡年幾十紀太祖以弗違開基武皇以奉時拓業虎嘯域中龍飛宇外小往大來品物咸亨自兹以降世濟其光史官敘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圮册勳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遠惟景業綿綿休烈若不恢史闡錄懼上業茂功始有缺矣於是召名儒之士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衆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

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爾雅志正
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與
著作等鳩集遺文并取前記撰為國書假有新進時賢
制作於此者恐閨門既異出入生疑弦柱既易善者或
謬自十五年以來臣使國遷頻有南轅之事故載筆遂
寢簡牘弗張其於書功錄美不其闕歟伏惟孝文皇帝
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殂凡百黎
萌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叡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

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安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惟先皇之開創造物經綸浩曠加以魏典流製藻繢垂篇窮理於有象盡性於衆變可謂日月出矣無幽不燭也記曰善流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又曰無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親王可謂當之矣然先皇之茂猷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準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儀

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神鬼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田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鑾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變伐南荆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親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衮實無闕者先皇之德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

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之志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蘊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為而弗有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於無窮義昭於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流風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

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書稱羲和世掌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舊史氏斯蓋世傳之義也若夫良冶之子善知為裘良弓之子善知為箕物豈有定習貫則知耳所以言及此者史職不修事多淪曠天人之際不可須臾闕載也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道爭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蓍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有之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

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勅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爾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傅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等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皆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虬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崔

先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雖時有文質史有備畧然歴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談誡其子遷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取之深衷史談之志賢亮遠矣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踈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為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為臣誠不知彊欲為之耳竊尋

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荷恩佩澤死而後已今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克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録庶不為飽食終日耳近則期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正本蘊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肅以其無禄頗相賑餉遂在祕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修史世宗親政崔光表曰伏見前御史中尉臣李彪夙懷美意創刊魏典臣昔為彪所致

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彊考述無倦督勸羣寮注綴略舉雖頃來契濶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旣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以常伯正綰著作俾其外役展其內思研積歲月紀册必就鴻聲巨迹蔚乎有章國軌懋詠鑠焉無泯矣世宗不許詔彪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有司切遣之會溝疾累旬景明二年秋

卒於洛陽年五十八始彪為中尉號為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為木手擊其脇腋氣絶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凶渠皆鞭面殺之及彪之病也體上往往瘡潰痛毒備極詔賜帛一百五十匹贈鎮遠將軍汾州刺史謚曰剛憲彪在祕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所著詩頌賦誄章奏雜筆百餘篇別有集彪雖與宋弁結管鮑之交弁為大中正與高祖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

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為恨及弁卒彪痛之無已為之哀誄備盡辛酸郭祚為吏部彪為子志求官祚仍以舊第處之彪以位經常伯又兼尚書謂祚應以貴遊拔之深用忿怨形於言色時論以此譏祚祚每曰爾與義和至交豈能饒爾而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亦不穆及為雍州彪詣澄為志求其府寮澄釋然為啓得列曹行參軍時稱美之

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彪甚奇之

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為二鴻於洛陽鴻遂與志交款
往來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
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興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世
宗聞其名召為婕妤以禮迎引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
誦授經史志後稍遷符璽郎中徐州平東府司馬以軍
功累轉後軍將軍中散大夫輔國將軍永寧寺典作副
將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自稱詠由
是為高祖所貴及彪亡後婕妤果入掖庭後宮咸師宗

之世宗崩為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

志所在著績桓叔興外叛南荆荒毀領軍元乂舉其才

任撫導擢為南荆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建義初叛入蕭

衍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騎常侍

新昌侯祖育馮文通建德令值世祖東討率其所部五

百餘家歸命軍門世祖授以建忠將軍齊郡建德二郡

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玄起武邑太守遂居渤海蓚縣道

悅少為中書學士侍御主文中散久之轉治書侍御史加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彊禦車駕南征徵兵秦雍大期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治書御史薛聰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維樞轄蒙冐莫舉請以見事免良等所居官時道悅兄覲為外兵郎中而澄奏道悅有黨兄之負高祖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

詔曰道悅資性忠篤禀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處諫
著必犯之節三公憚其風鯁朕實嘉其一至謇諤之誠
何愧黯鮑也其以為主爵下大夫諫議如故車駕將幸
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時宫極初基廟庫未構車
駕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檝道悅
表諫曰臣聞博納輿言君上之崇務規箴匡正臣下之
誠節是以置鼓設謗爰自曩日虚襟博聽義屬今辰臣
既踈魯濫蒙榮貫司兼獻弼職當然否佩遇恩華願陳

聞見竊以都作營構之材部别科擬素有定所工治已
訖回付都水用造舟艫闕永固居宇之功作暫時遊嬉
之用損耗殊倍終為棄物且子來之誠本期營起今乃
修繕舟檝更為非務公私回惶僉深怪愕又欲御泛龍
舟經由石濟其沿河挽道久以荒蕪舟檝之人素不便
習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牽取進
授衣之月躶形水陸恐乖視人若子之義且鄴洛相望
陸路平直時乘沃若往來匪難更乃捨周道之安即涉

川之殆此乃愚智等慮朝野俱惑進退伏思不見其可
又從駕羣寮聽將妻累舟檝之間更無限隔士女雜亂
内外不分當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裁禮調風軌物寰
宇竊惟斯舉或損洪猷深失溥天順則之望又氐胡犯
順未恭西道偏戎旗胄仍襲南寇對接近畿蠻民踈戾
每造不軌闚覦間隙或生慮外愚謂應妙選懿親撫寧
後事令姦回息覬覦之望邊寇絶闚壃之心臣稟性愚
直知而無隱區區丹志冒昧以聞詔曰省所上事深具

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當須陳非以示謬稱是以彰得然後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為之不爾則未相體耳回材都水暫營嬉遊終為棄物修繕非務舟檝無鄣士女雜亂此則卿之失辭矣深薄之危撫後之重斯則卿之得言也於是高祖遂從陸路轉道悅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宮官上下咸畏憚之太和二十年秋車駕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忿道悅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高祖甚加悲惜贈散騎常

侍帶管州刺史賜帛五百匹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事葬于舊塋謚曰貞侯世宗又追録忠槩拜長子顯族給事中

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

顯族弟敬猷有風度員外散騎侍郎殿中侍御史進給事中輕車將軍奉車都尉蕭寶夤西征引為驃騎司馬及寶夤謀逆敬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泄見殺贈冠軍將軍滄州刺史聽一子出身

道悅長兄嵩字崐崘魏郡太守

子良賢長水校尉

良賢弟侯險薄為劫盜冀郡患之

嵩弟雙清河太守濁貨將刑在市遇赦免時非海王詳

為錄尚書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未幾遷太尉長史

俄出為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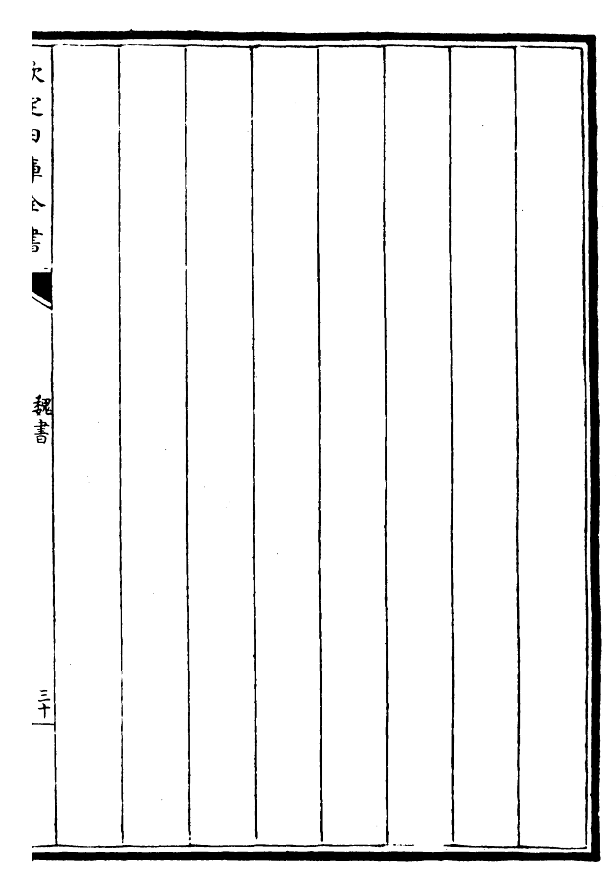
肇復起為幽州刺史又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

未幾而卒

子景龢幽州司馬

雙弟觀尚書左外兵郎中城陽王鸞司馬西征赭陽先驅而歿贈通直散騎侍郎謚曰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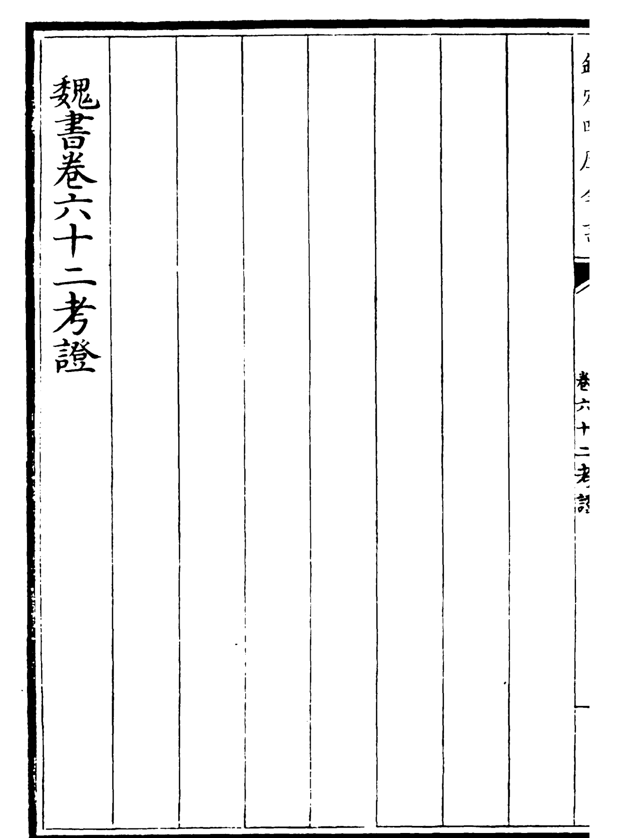
史臣曰李彪生自微族才志確然業藝夙成見擢太和之世輶軒驟指聲駭江南秉筆立言足為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豈彪之謂也高道悅匡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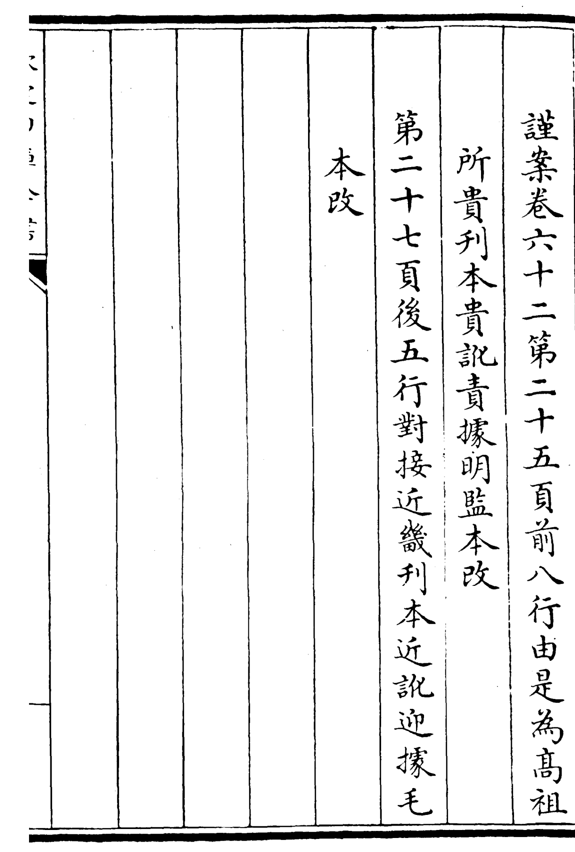
魏書卷六十二

魏書卷六十二考證

李彪傳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道爭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著龜也○道爭二字不可曉疑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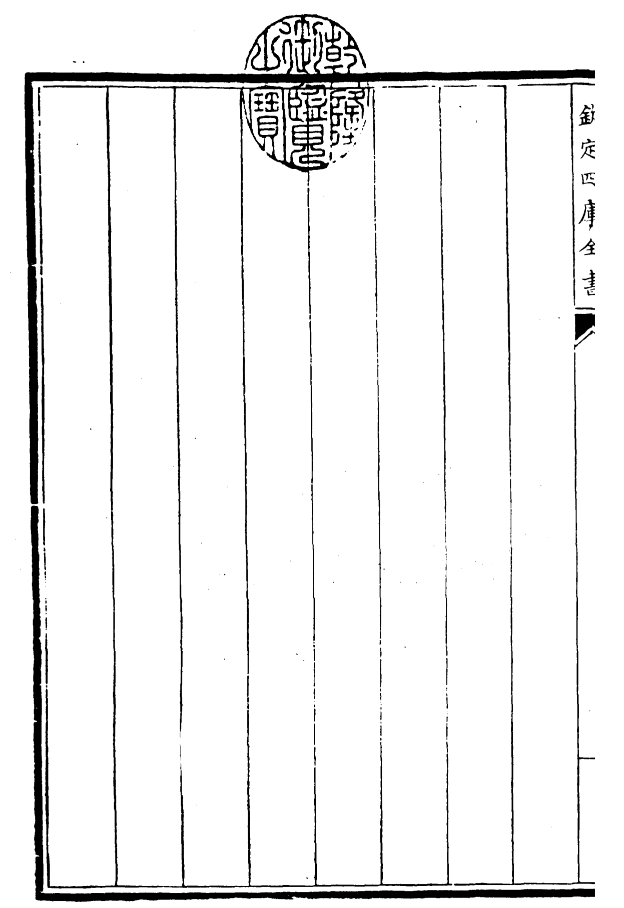


魏書卷六十二考證



謹案卷六十二第二十五頁前八行由是爲高祖所貴刋本貴訛責據明監本改

第二十七頁後五行對接近畿刋本近訛迎據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熑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李青標